



## 避暑记

□张儒学

这几天，重庆连续高温，真是把人快热疯了似的。整天待在空调屋里的我，在县城里有些闷得发慌，便开车去乡下老家的老刘家。老刘感到很吃惊，他问道：“你来，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有时你来县城我家里也一样，从没提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，我也搞个突然袭击嘛。”我和老刘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，只因我进城20多年，乡下没有房子了，偶尔回乡下老家都只有去老刘家里。老刘说：“我猜呀，你一定是在城里热得慌，才想到来我这儿避暑，对吧？”我说：“知我者，老刘也。”

老刘的家依旧在那个山坡上，只是他以前那破旧的砖瓦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，门前更是多了一条宽宽的柏油公路。他家因为地势站得高，确实很凉爽。我问道：“老刘，你门前这条乡村公路是啥时修的，我怎么没印象呀？”老刘说：“这条公路呀，是去年才修通的，外面的那些农田，也整得很好，变宽了也变平了。现在呀，插秧机、收割机都可以开进田里了。”

我在院前向外一看，确实像老刘说的那样，那些经过整治的农田里，是刚收获过的稻子，稻田还留下了收割机的痕迹。老刘说：“现在，山村里大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回来了，有的在在家里开起了农家乐，有的买起大货车搞运输，还有的承包了山林种果树。就是没搞种养的也在村里的菜基地里打工……”

沉寂多年的乡村又热闹起来了，山坡上又有了干活

时的说笑声，农家小院里又充满着欢乐，乡村公路上又有了摩托车、汽车进出的轰鸣声，院坝里孩子们高兴地打闹，屋前又响起大人们唤鸡唤鸭的声音……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欢乐与温馨中。

老刘说：“天这么热，快进屋里去吹空调吧。”我说：“我是来乡下避暑的，如果要吹空调，我就在城里吹，还来你这里干啥？”老刘明白我的意思，说：“走，去我的鱼塘边。”我和老刘去到他承包的鱼塘边，只见鱼塘里的水清清的，虽然太阳很大，但鱼池边似乎还有微风吹拂，一股凉凉的风吹拂着脸面，还真的凉爽又清心，我问：“老刘，你什么时候承包了这个鱼塘？”老刘笑了笑说：“这鱼塘是前年承包的。”

听老刘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三年前，在县城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的老刘突然辞工不干了。临走时，他来到我家里，我说：“在工地上干得好好的，怎么不干了呢？”老刘说：“现在老家在搞乡村振兴，农村的水电气，还有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都改善了，我想回老家去搞种养业，那才是我们农村人最好的出路。”老刘是喝酒时说的，也许我只管喝酒，他说这话时我没在意，听后就忘了。我说：“你就是那次回来，去承包这鱼塘的？”老刘说：“对呀，我回来正好遇上原来承包鱼塘的人，要去外地发展，他就转包给我了。”

那个鱼塘就是以前的堰塘。鱼儿在清清的水里游来游去，看上去又大又肥，十分喜人。这时，村子不再是静静的，到处都是乘凉的人们热闹的说笑声，还有粗犷的笑声和动听的歌声……

一晃天就黑了，老刘似乎突然想起该煮晚饭了。他拿着网兜去鱼塘里打了一条鱼，他说：“今晚我们就在这儿煮，不回家了。”我吃惊地问道：“哎，你家里的其他人呢，怎么不一起来吃晚饭？”老刘说：“我儿子大学毕业后，在市里一家大型企业上班，老婆也被儿子叫去带孙子了，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”也许老刘经常在这儿煮饭，这儿有煮饭的小灶还有碗筷。在老刘把鱼烧好后，外面公路上会儿叫着“买烧腊哟”，一会儿叫着“买烧鸡哟”……老刘便买了一个猪耳朵和半只烧鸡，他说：“现在我们乡下跟城里一样，啥都可以买到，可这时怎么就没有卖酒的来呢？”我赶忙从包里拿

出一瓶酒说：“老刘，别急，酒我带来

了。”老刘笑了笑说：“原来你是早有准备，这么多好菜，没有酒哪行啊。”

老刘把桌子搬出来放在鱼塘边，我们坐在鱼塘边，边喝酒边聊过去的事情，也许是酒的作用，我们越聊越兴奋，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。就这样，我们边聊边喝酒，稀里糊涂地一直喝到深夜，那一瓶老白干也喝完了，带着几分醉意，我俩就在这鱼塘边躺下。

夜里，老刘因为喝了酒睡得很香。我久久不能入眠，便起身去到外面的田野上，在凉爽的晚风吹拂下，那田野和农舍笼罩在美丽的月色中，显得既美丽又迷人。远处仿佛传来优美动听的歌声：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》……乡村已不再沉寂，不但温馨，而且还变得浪漫起来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，大足区作协副主席）

## 黄水的坝坝舞

□李秀玲

三伏天来了。重庆的避暑大军开始奔赴各个平均气温不到三十摄氏度的清凉地，黄水、仙女山、苏马荡、桐梓。除了孙子孙女、锅碗瓢盆、吊床蚊帐这些必带的宝贝外，还有一样那是绝对不能少的，坝坝舞，也叫广场舞。

我在黄水见识到了声势浩大的坝坝舞。

黄昏时分，天蓝如洗，夕阳靓丽，云朵染金，高高的摩天轮在空中幸福地转动着。摩天轮的下方，是黄水的天上黄水剧院和土家摆手舞广场。此刻的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，这里是人的海洋，音乐的阵地，是坝坝舞的舞台。

闲不住的大叔们，爱锻炼的大妈们，想减肥的美女们，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，在此起彼伏的音乐声里跟着领队娴熟的步伐，操练起来。

这边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上半身穿天蓝色运动短袖，下半身穿白色长裤，戴着白手套，服装整齐划一、姿势也整齐划一。走在前面的领队表情严肃，踩着节奏踏步向前，手臂不停地翻转、重合、打开，不允许自己出半点差错。长长的队伍像贪吃蛇七拐八转，走在后面的初学者，比起前面的可就差远了，一会儿步伐乱了，一会儿手势不对，好在是图个快乐与放松。

那边，健身操跳得正带劲。站在第一排的，都是资深的、身材一级棒的教练。只见他们提肩、收腹、扭腰、转胯，动作流畅，优美，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，扎着的马尾一上一下，充满了活力。后面跟着学的，可就是千姿百态了，有腰比教练扭得还厉害的；有自我发挥踮起脚尖；也有那练熟了，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。

广场的一角，一群徐娘半老的大妈穿着妖娆、艳丽的旗袍，拿着折扇，姿态优雅地变换着舞步。还有跳交际舞的，男士穿着正式的服装，西装、背带裤；女士穿着红色连衣裙，踩着高跟鞋，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；也有两个大妈穿着棉绸裙、舒适的运动鞋，手拉着手，你望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边说边笑投入到了旋律中去。

坝坝舞不仅占领了摆手舞广场，还占领了街边的人行道。坐在休闲的椅子上，我的眼睛如黑猫警长般瞪得像铜铃，逡巡着我面前的坝坝舞队伍。领头的不用说了，都是熟练工。后面那些群演，才是我的目标。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大叔，经常同手同脚；另一个光头男，手脚总是软绵绵地举起来又放下去；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带着女儿一起跳，女儿比妈妈的节奏踩得还要准……

想起我家楼下的社区公园，每天到了傍晚，附近的居民慢走急赶地聚在一起。七点半，扩音器里的音乐准时播放，《荷塘月色》《小苹果》《最炫民族风》……全是节奏感十足的歌曲。我妈有段时间来我家帮我带孩子，每天晚上早早地吃完饭，碗都没洗就一溜烟地跑到公园去跳舞了，搞得个满头大汗地回家，孩子问她跳坝坝舞好耍不？学会了几个动作？

她顺势扭了一下腰，比画了几个动作，说：“这几天非把这首曲子学会不可。”

高考、中考那几天，跳坝坝舞的也是懂规定识大体，自觉放假，为学子们让道。等到又见面时，熟悉的居民们聊天时又多了一个话题，谁家娃儿考得好，谁家女儿金榜题名。

日子就在举手抬脚的锻炼中和茶余饭后的唠叨中又过去了一天。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另一个平凡的舞台，只属于自己，不属于老公、也不属于儿女，而是完全放飞自我的自在时光。放松一天的劳累，找回属于自己的快乐，还能有人一起说说笑笑、扭扭跳跳。最重要的是，小肚子上的肥肉一天比一天少了，这么多的乐趣让坝坝舞的队伍越来越壮大。从小区公园跳到了避暑天堂，跳出了一支老少皆宜、四季皆乐的坝坝舞大军。

夕阳渐渐淡去色彩，摆手舞广场四周灯光明亮。黄水镇主办的大型坝坝舞——摆手舞开始了。当地土家族姑娘和壮年男子穿着民族服装，跳起了欢快的摆手舞。下面的人们里三层、外三层左右拉着手，开始了一场属于黄水清凉夏季的狂欢。

我也融入了这坝坝舞的海洋里，僵硬地舞动着双手双脚，没关系，谁也不认识我。大胆地跳，在激情四射的音乐里放松心情，做一个最真实、快乐的自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、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）

## 酸梅汤记忆

□万承毅

“冰粉，凉虾，酸梅汤——”

盛夏的街头，不时就会传来一阵阵叫卖声。熟悉的名词——酸梅汤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多年前，不觉口齿生津、垂涎欲滴。酸梅汤那甜中微酸的滋味，一直暗藏在我的味蕾深处，即便已有数十年不曾品尝，一旦想起，总能回忆起那独特的味道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，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在溽热难耐的酷暑，能吃到一点解暑的食物实属不易。老鹰茶倒是不缺，家中随时备着。一大早，奶奶就抓一把老鹰茶叶丢进大肚子茶壶中，再倒进刚烧开的水，盖上壶盖；再扶着茶壶上弯弯的连柄，顺着茶壶嘴倾倒，将刚泡好的老鹰茶倒进一个搪瓷大盆里，放在茶几上凉着，家人、邻居、村人、路人都是可以喝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游村小贩自行车上木箱子里的白冰糕、豆沙冰糕，那是帮大人干活之后为数不多的犒劳。还有就是……酸梅汤了。

最开始，是校门口小摊贩售卖的酸梅粉，极小的一袋，包装花里胡哨。用千方百计攒出来的零花钱买一袋，撕开袋子，露出里面微黄的酸梅粉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酸甜味。袋子里还配有一个小勺，供人舀着吃。多么难得的解暑零食啊！吃着那酸溜溜的酸梅粉，孩子们都感到莫大的满足。

有小伙伴说，酸梅粉还可以泡成酸梅汤来喝，特别好喝！于是，我省了好久，终于攒够钱买回两包酸梅粉带回家，撕开后倒进一个小碗，再打开开水瓶盖，倒入一点点开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水凉了，开喝。真的好喝！甜甜，微微有点酸味，但特别爽口，特别开胃。一口气喝完之后，口齿生津，余味袅袅，整个人从身心都无比地畅快、清爽、清凉。难耐的酷热真的消退了不少。

我对酸梅粉袋子里那个小勺子产生过极大的兴趣。因为，它的小柄造型讲究，每一枚都不一样，有的是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，有的是仙袂飘飘的观音菩萨，有的是持刀握戟的兵士，还有的是蓝精灵、唐老鸭等动画主角……能在如此微小的勺柄上造型，而且还如此五花八门、栩栩如生，仿佛一个独特的审美窗口，为彼时小小的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后来，看见我们小孩子那么喜欢吃酸梅粉、喝酸梅汤，父亲买回了一大袋酸梅粉。大袋子素净多了，袋子上正正经经印着“酸梅粉”三个大字，别无装饰。袋子里也是纯净的微黄的酸梅粉，并没有配勺子。父亲烧了开水，用白瓷勺子将酸梅粉大勺大勺地舀到大瓷盆中，用大汤匙搅拌均匀后，晾凉，喊我们去盛来喝。

我们喝了，仍是那熟悉的甜中微酸的味道，但总觉得不如小袋的酸梅粉泡的好喝。小伙伴们私下常常嘀咕，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不都是一样的酸梅粉吗？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面对琳琅满目的解暑食物、饮品，我常常无所适从；即使买来吃了喝了，也并无深刻印象。我想，当年小伙伴们探寻的问题，我知道了答案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联）

